

上諭八旗

雍正五年

上諭八旗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兵部爲署副都統鼐格馬拉員缺帶領護軍叅領桑格等八人引

見奉

上諭鼐格之缺著代通署理馬拉之缺著英壽署理凡署理副都統事務之叅領若仍令辦理叅領任內事務一應行走之處悉屬不便將此諭八旗都統等凡署理副都統事務之叅領員缺著揀選副叅領奏請署理其副叅領員缺亦著揀選應行署理之員奏請署理特諭

雍正八年二月初三日奉

上諭

景陵寶城山上首春產瑞芝三本諸王大臣等奏稱爲朕
純孝之所感召朕撫躬自問生平事我

皇考不敢當純孝之名但誠敬之心數十年如一日此則
可以自信自御極以來不但一言一事仰體

聖心而後見諸施行卽夢寐之中一念舉發從無有知其
不合

聖意而敢存於胸臆者諸王大臣等稱朕以

皇考之心爲心此實朕之悃忱至云朕以

皇考之政爲政朕之才力遠不逮我

皇考舉凡宣猷敷治之間雖黽勉效法究不能企及於萬

一何能致芝草之嘉祥諸臣以此歸美於朕朕不居也實因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蟠天際地深仁渥澤積厚流光

上天特欲顯示天下臣民是以數年之中三見芝英於

陵寢以今之歷霜雪而挺生當首春而呈瑞稽諸史冊更

屬罕聞朕感

上天昭示之弘恩叨

皇考貽謀之景福慶幸歡欣不敢不宣布於衆庶使天下

後世臣民知

上天之眷佑

皇考與

皇考之垂裕萬年者卽瑞芝一事明顯昭著信而有徵固如是也著照所請宣付史館特諭

雍正八年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從來察吏之道莫先於獎廉懲貪蓋貪黷之風不息則上虧國課下剝民膏其爲吏治人心之害者甚大不止關係錢糧而已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澄叙官方深惡貪墨之蠹國病民所以警戒訓飭之者至矣祇以

聖心寬大慈祥未曾將侵蝕國帑貪取民財之人置之重典姑且包涵望其徐徐感化此實如天之仁也乃不肖官員等不但不知感激悛改勉爲廉吏且恃有寬

大之恩心無畏懼將侵盜貪墨視爲固然數十年來日積月累虧空婪贓之案不可勝數朕若不再加懲治仍容此等貪官污吏擁厚資以長子孫則將來天下有司皆以侵課納賄爲得計其流弊何所底止是以數年來朕加意整頓以冀轉移恃恩積玩之風若果人心知儆舊習漸除令朕可以施寬大之政乃朕之至願也此意係朕於元年二年間卽屢向左右大臣等密言之者今觀各省吏治雖未必能徹底澄清而公然貪贓犯法及侵盜錢糧者亦覺甚少是衆人悛改之象與朕期望之意相符不至於不可化誨亦可以遂朕寬宥之初心矣今欲大沛恩膏將遠年承

追之項酌量豁免將各直省官員名下應追贓銀及
侵欺那移流抵分賠代賠等項銀兩事在雍正三年
以前已經發覺者該部查出將各案情由明白開註
候朕酌其情罪降旨免追其自雍正四年正月以後
各員犯罪之案乃朕屢經訓諭而不悛改者不准寬
免至於軍務錢糧關係重大其昔年西寧肅州阿爾
泰軍需等案內應追銀兩雖在雍正三年以前亦不
准豁免此次特恩乃朕仰體

聖祖仁皇帝寬大至意爰施法外之仁豈但本人及其子
孫免追比之苦獲再生之慶當銘心刻骨感愧交深
卽承追之地方在官員則得免於處分在胥吏亦得

免於杖責案牘減省事簡刑清莫不受國家寬大之
賜咸當感激警省互相勸勉以循良爲楷模以貪墨
爲鑒戒則大小官吏永遠共沐國恩倘因逾格寬宥
轉啓玩法之心復蹈從前之轍則曠典豈可再邀國
憲豈能再免且背天逆理莫此爲甚亦斷不能逃

上天之譴責也特諭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嗣後凡二三衙門會議會審之事或由一處已經
行催而他處尚未辦理者著已經行催之衙門卽繕
摺奏聞雖經行催不行具奏日後若因遲延治罪仍
將此不行具奏之衙門一併議處如奏聞之後以爲

已經具奏日後縱有遲延與己無涉仍將事件依然
遲延者亦將此衙門之大臣等一併議處將此通行
曉諭八旗及各部院特諭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內外官員人等遠年拖欠之項朕已降旨凡事在
雍正三年以前者俱著查明具奏候朕酌其情罪施
恩豁免若事在三年以後乃朕屢經訓諭而不悛改
者不准寬免所降諭旨甚明昨正白旗漢軍都統祖
秉衡因伊父昔年借欠羅姓銀兩羅姓虧空應著落
祖秉衡等代爲還項奏請以房屋抵補並坐扣俸銀
朕諭以此係年遠之事應在查免之列何必如此陳

奏祖秉衡奏稱雖係年遠之事而發覺在雍正三年以後不應邀查免之恩等語朕將今年二月十七日所降諭旨復行查閱其中有事在雍正三年以前已經發覺字樣此乃言事在三年以前而現今已經發覺者並非言三年以前發覺之案始准寬免也該旗既錯會朕旨則內外各衙門或亦不甚明晰亦未可知著再行宣諭凡事在三年以前而發覺在今年二月十七日未奉旨之先者俱准查奏特諭

雍正八年三月初一日奉

上諭朕愛惜人才不忍聽其限於考成遂至放廢而外任各官案件繁多往往罹於叅罰是以數年來因公

註誤之員例應降革者多於覆本之內降旨令該上司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若其才具稍有可用必再試以職任而成全之雖片善寸長亦不肯輕棄也今思在京部院司官及旗員等雖叅罰之案不多然亦有因公註誤者所當一體加恩與以贖過自新之路嗣後在京文武各員有因公註誤至於降革而任內無錢糧不清及治罪之案者准照外員之例令該堂官該旗大臣出具考語奏聞帶領引見或將該員仍畱原任或另行試用或照例降革候朕降旨裁奪特諭

雍正八年三月初四日奉

上諭八旗輪班當月之處著察旗叅領侍衛等稽察如

鑲黃旗當月著正黃旗察旗叅領侍衛等稽察其七
旗俱照此例以次稽察特諭

雍正八年三月初九日奉

上諭嗣後凡有應派委驍騎營官兵看守之處俱著奏
聞再令看守若應行看守之處有不可稍緩者卽派
令看守再行具奏將此遍行傳諭特諭

雍正八年三月初十日兵部將江寧駐防鑲紅旗
協領騷達子具呈辭職之處具奏奉

上諭凡在京年老辭職之旗員內有在行間効力年久
者於辭職具奏之日朕悉閱看有應加恩者朕卽加
以恩施嗣後各省駐防處官員內有在行間効力年

久之人因年老辭職具呈者著該將軍等於具奏之時將伊食俸餉之年及在行間効力行走之處聲明咨送兵部奏聞候朕閱看有應加恩者加以恩施現今因老辭職之鑲紅旗協領騷達子亦屬武職內効力之員著以原品休致給以半俸終身該部知道特諭

雍正八年三月十一日奉

上諭朕前降旨豁免雍正三年以前拖欠銀兩著該部該旗陸續查奏請旨其查明者卽先行奏聞冊內將該員拖欠情節及有罪無罪之處其銀已完若干拖欠若干一一詳細開明再開一簡便單夾入各員冊

內以便披覽若該員有先後兩案一案應免一案不應免其不應免者不必開入冊單之內著卽傳諭該部該旗知道特諭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午門外朝房之南科房之北有碑亭一所供奉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製臺省箴碑文理宜恭敬嚴肅洒掃

潔淨以昭儼恪之誠聞朝會之期各官齊集於未坐班之先往往列坐碑亭之內談笑喧譁箕踞傲慢又或書吏奴僕等抱牘跟隨任意出入無人禁止甚爲不敬查此地與六科相近卽著六科輪班撥人守護每日掃除潔淨虔謹啓閉倘官吏人等仍敢擅入視

爲憩息之所著輪班之科衙門卽行叅奏如科員不行查叅經朕訪聞定行交部察議其碑亭建立已久如有應行修理之處著工部查勘奏聞敬謹修理特諭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邇來因未雨之故深厯朕懷昨山陝等省俱報雨水霑足直隸保定府等處亦皆得雨惟京畿附近之地尚未獲有甘霖反覆自思朕於政治之間或有所闕失但朕夙夜恭虔敬

天勤民之念未敢少懈一切政事孜孜勤勉未嘗暫弛其無闕失之處朕躬可以自保頃將虧空錢糧人員豁

免自降旨之日卽爲起風由此觀之意必此等貪劣
之人不知厭足反謂何不於元年豁免至今始行降
旨不感恩施妄行怨望之所致也若朕從前政治果
有闕失何以數年來雨水調均一應米穀俱獲大有
第此等虧空人員俱係盜竊國帑擾害生民實獲
上天之譴今朕加以寬免者或於

上天之意有所未合乎將此遍諭八旗俾無知之人洗心
悛改倘伊等若不知感戴恩施仍行怨望朕惟有始
終執法辦理而已特諭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因京城雨澤愆期撫躬自問近日用人行政仍

是從前敬慎之心卽諸大臣等亦黽勉奉公各盡職
守倘有過愆朕卽諭令悛改並無上干

天和之處惟有今年二月內頒發查免積欠之諭旨必有
無知作孽之人不惟不知感激朕高厚之恩或以未
曾早降恩免之旨轉生怨望以此乖戾之氣上干

天和是以

上天垂象於京城之內此朕靜心體察知之甚確者於二
十三日八旗大臣引見官員時朕面降諭旨將宵小
邪曲之心

上天示儆之意一一指出切加訓誡令各旗大臣槩行曉
諭諭旨甫下二十五日早隨降時雨四郊霑足天人